

刘成信 / 主编



(百部)卷四  
· 当代部分 ·

# 狄马集

DIMA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百部)卷四

·当代部分·

刘成信/主编

# 狄马集

DIMA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4卷. 狄马集 / 刘成信  
主编; 狄马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5

ISBN 978-7-5534-1618-2

I. ①中… II. ①刘… ②狄…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523 号

---

# 狄马集

---

出版人 吴文阁

作者 狄马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王芳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650 mm × 950 mm 1/16

字数 80千字

印张 12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0月第2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130062

电话 总编办:0431-86012893 发行科:0431-86012770

印刷 湖南华商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1618-2 定价: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6012893

# 《中国杂文》(百部)

## 总序

刘成信

—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才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的,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1915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的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那样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着思想方法的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至于把杂文称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确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误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年11月10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 杂文与随笔任我写(自序)

狄 马

我不是一个好的杂文作者,更不敢以“家”自居。截至目前,我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随笔写作和散文创作上的。随笔,英语里的“essay”,和中国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杂文是有很大区别的。英语里的“essay”是把文学、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融合起来的一种介乎散文与论文之间的文体。它有散文文学化的一面,读起来幽默、风趣,引人入胜,即使是讲一个大道理,也不像正经的学术论文那样板着脸孔。这类作品翻译为汉语时找了一个词叫“随笔”。照我的理解,“随”就是“随意”,“自由”,“不拘一格”;“笔”就是“文笔”,“文学”,“文体”。前一个字指的是它的本质,后一个字指的是它的形式。

这种文体与杂文有相似的一面。对照起来理解,“杂”大致上相当于“随”,“文”大致上相当于“笔”。它们都属于一种自由的文体;没有自由,杂文与随笔就都死了。但也有明显的不同。现代杂文——不同于古代的小品文——尤其是经鲁迅锻造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属于反抗者的文体。这种文体主要是用讽刺的手法来批评社会现实以及妨碍我们走向文明进步的陈腐观念。它在内容



上要求是“投枪、匕首”，形式上要求“短小精悍”，故又称“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但“投枪、匕首”就免不了意气用事，出口伤人，“短小精悍”就很难归纳演绎，展开论证，摆出三段论的架势迎战来敌。高手如鲁迅因为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故将杂文之“杂”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有时也免不了党同伐异，强词夺理。具体办法是将自己掌握的大量古今知识贯通起来，巧妙地利用知识的相关性，来达到揭露和讽刺现实的目的。所谓的“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声东击西、言近旨远”这些杂文家惯用的手段，都是统治者压制言论，大兴文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好的杂文家就是要找出古和今、桑和槐、东和西、远和近之间的联系。

说到底，杂文是一门级别很高的艺术。一个杂文家要想在尺幅之内表现出深刻的思想、高超的见识，远非一般人想得那么容易。它是对一个作者才、胆、识、具的综合考验。这就是我从不敢以杂文家自居，更不敢专事操持的原因。这次《杂文选刊》要出百部《中国杂文》系列丛书，我的名字有幸列在当代作家的个人专集名录里，至于读者说像什么——是杂文，还是随笔、散文，我的确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认为给文章分类，是专家教授的事，他们要靠那些东西评职称，我们没有必要帮忙。

是为序。

2012年11月18日于西安饮马窟

## 目 录

---

坐着的权利	1
谁跟谁善良	5
作协制度与表达自由	9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15
我们为什么要建博物馆	19
“小小的”考	23
尊重人还是尊重人才	26
居住环境与人的尊严	29
假货、信仰以及底线突破	34
伟大的几分钟	41
领导也是人	45
凭什么歧视	48
众生平等与武松打虎	53
为小鸟下跪	59
从容就义的猪	63
幽默与卖笑	67



中国杂文(百部)卷四

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	70
喝水的权利	80
高尔基说谎	83
从敌人到人	87
刘文学的悲剧	92
庄稼的质问	97
我为什么要鼓掌?	102
鲁迅是什么学历	107
道德的下落	112
灵官峡里的孩子	117
历史是怎样被风干的	121
吴有训的选择与遭遇	125
荒谬的苦难美学	130
教师凭什么让人尊敬	134
苦难的妙用	138
巴金说过什么真话	143
柳青墓前的沉思	147
被劫持的历史	151
中国人的绅士风度	156



武松的法律意识	160
有一种怯懦叫宽容	166
被阉割的词语有多少？	169
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难度？	172
“奴隶心态”是怎样炼成的？	177



## 坐着的权利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了一天的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那时的公共汽车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也就是说，在车厢里白人要坐前半部分，而黑人只能坐在后排。可是那一天的黄昏正值下班高峰，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驾驶员（当然是白人）便命令坐在黑人部分上的四个乘客站起来为白人让座。其中的三个照办了，只有帕克斯太太坐着未动。

旋即，她就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位年轻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愤怒了。他站出来告诉大家，“美国民主的伟大之处是为权利而抗议的权利”，号召黑人弟兄拒乘公共汽车。四天后，蒙哥马利市数千名黑人由拒乘开始，掀起了一场美国现代史上争取黑人基本人权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他们扶老携幼、互帮互助，或乘小车或步行，甚至宁肯跑着也不乘公



共汽车。为此，许多人被白人老板解雇。罗莎·帕克斯在多次接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暗杀恐吓后，不得不迁往密西根州。

但他们争取平等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顿。他们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拒乘了三百八十一天后，美国最高法院被迫作出关于蒙哥马利市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为“违宪”的裁定。他们回到了久违的公共汽车上，虽然自由的梦境并没有随着最高法院的裁定书一齐来到，此后他们注定还要为自身的权益付出更多的代价，但胜利毕竟是胜利，以至于四十四年过去，也就是1999年的6月15日，美国国会议员、民权领袖及各界代表近千人还齐集国会大厅，参加由克林顿总统亲自授予这个瘦弱的黑人老妪——八十六岁的罗莎·帕克斯国会最高荣誉奖的仪式，大家一致称帕克斯太太为“美国自由精神的活典范”。

这个朴实无华、通体散发着慈爱光辉的老太太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上那辆公共汽车并不是为了被逮捕，我上那辆车只是为了回家。”但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车厢上，坐着还是站起，确实是一个问题。克林顿引用金博士的话说：“她坐在那里没有起来，因为压在她身上的是多少日子积累的耻辱和还未出生的后代的期望。”

——难道坐着也是一种权利？



是的，当我们正襟危坐、西装革履开着各种有聊或无聊的会议时，当我们俯仰自如、伸胳膊蹬腿看着电影电视时，当我们铺纸展墨、故作深沉伏案工作时，我们何尝意识到坐着也是一种权利？同理，当我们把每次的演出、报告以及各种会议的前排席位让给政要、名人、大款时，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放弃权利。相反，在许多场合，我们几乎是自觉地、心悦诚服地站起来以利于名角登场。我发现，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种族对“坐”几乎有一种源自“集体无意识”的仇恨。汉语词典里有关“坐”的词语几乎全为贬义：坐罪，坐等，坐误，坐牢，坐吃山空，坐而论道，坐地分赃，坐视不管，坐失良机，坐以待毙，坐井观天，坐享其成，坐山观虎斗，不一而足。以至于当一个湖南口音的中年人站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我们几乎是不加分辨地狂喜不已。

“站起”当然也是一种权利（比跪着好），问题是站起以后干什么？是烧杀抢掠、棍棒齐飞镇压“反革命”，还是实事求是、公买公卖抚恤有贡献的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还是百鸟朝凤、一花独放、深文周纳不叛逆的胡风？是天纵英明、效法三皇、鼓励诤谏弭谤，还是引蛇出洞将五十万提意见的知识分子



发配边疆“劳改”？是休养生息、轻刑薄赋、百姓安居其土，还是重敛扰民、砸锅卖铁、使四千万勤苦的农民成为饿死的冤魂？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好，那么我们不妨先坐着。坐着就是拒绝起哄，就是把存在的全部重量都托付给大地，就是以一种不卑（不同于跪）不亢（不同于立）的姿态来维护主体的人那大写的尊严与深沉。

当楚王的高官以宰相之位许于濮水之上，庄子是坐着的；当贵公子钟会乘肥衣轻、趋前搭讪而打铁不止，嵇康是坐着的；当怕狗的钱玄同，征衣褴衫，来到会馆，请大师出山，鲁迅也是坐着的。无独有偶，古希腊罗马时期，权倾四海的亚历山大王来到一个木桶前，恭敬地说：“我能帮你做点儿什么吗？”结果，蹲在里面的哲学家第欧根尼没有动，只是斜睨了一下眼睛，说：“我请你走开点儿，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坐着，是幸福的。

【原载 2000 年第 2 期《随笔》】



## 谁跟谁善良

从一个朋友的口里，我知道了这样一则故事：说从前有一家人，门前长了一棵树，这棵树年高德劭、枝叶繁茂，十分喜爱这家人的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饿了，它就让他摘果实；小孩儿渴了，它就叫他嚼叶子。夏天，它给小孩儿遮凉；冬天，它给小孩儿挡雪。等小孩长大的时候，它又让他把枝叶割下来，编成一个花冠，送给他心爱的姑娘。

这样过了好多年，这少年娶妻生子，变得很富有。有一天来到大树旁，说：“我已厌倦了现在的生活，我要到远方去，请让我锯下你的树干，打造一条大船。”树听了很忧伤，但忧伤的不是这少年竟有如此冷酷的要求，而是就要有很长时间见不到他了。

就这样，少年驾船走了。过了好多年，一个老人步履蹒跚，来到它面前说：“我就是那少年，我已疲惫不堪，需要休息。”树说：“很好，我已苦苦地等了你好几十年，幸亏我还有一个树桩可以